

散文

## 窑火深处是故乡

■陈永团



深秋时节,因为一次采访,我回了趟老家。

老屋还在,红砖墙上爬满了青苔,瓦缝里长出几株瘦弱的瓦松。我伸手摸了摸那砖,冰凉而粗粝,却有一股暖意从指尖漫上来。

20世纪80年代的豫东平原,日子是土里长出来的,慢悠悠的,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腥甜。谁家要是能盖起一间砖瓦房,那是了不得的大事。砖瓦房啊,是乡下人一辈子的脸面。

那年月,砖是买不起的,只能自己烧。那时父亲刚过而立之年,浑身充满了干劲。他请来邻村烧窑的孙师傅,一个干瘦的老头,手里总攥着一根旱烟袋。孙师傅围着我家那几分空地转了一圈,又抓了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点点头:“土性还行,

能烧。”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烧窑”就拉开了序幕。

取土是个力气活,左邻右舍的男劳力都来了。铁锹飞舞,土车穿梭,汗水砸在黄土地上,洒开一朵朵深色的花。然后就是和泥。泥要和得恰到好处,太稀了不成型,太干了容易裂。大家的脚踝都陷在泥里,一边踩一边说笑,那些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就这样被踩进泥土里,成了砖坯的一部分。

孙师傅是总指挥,手里那把弓似的工具,便是他的“法器”。他抓起一团泥,啪一声摔进木制的砖模里,再用弓弦轻轻一刮,多余的泥就听话地分离了。然后倒扣在平整的地上,一组砖坯就成了。动作行云流水,像一首无声的歌。砖坯晾晒到一定程度,再小心翼翼码到通风的架子

上,像码起一个家庭的希望。

砖坯码到一定高度,就要开始装窑了。孙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在窑里忙活。砖坯之间要留出火道,火道要通畅,确保火苗跑遍每一个角落。

最激动人心的是最后一步——点火。

那是秋末的一个傍晚,天高云淡,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了金色。几十口子人,每人手里举着一个用稻草和泥糊成的火把,围在窑的四周。窑身开了几十个口子,那是火眼,是窑的眼睛。

孙师傅站在窑顶,一声令下:“点火!”几十个火把同时伸进火眼。火眼里的干柴和豆秸顿时被点燃,火苗蹿出来,像一个个金色的舌头,贪婪地舔着砖坯。风一吹,火势更猛了,整个窑像一头发光的巨兽,在暮色里咆哮。

男人们围在窑边,扯开嗓子说笑。有人吹牛皮,有人唱起了豫剧,跑调了,引来一阵哄笑。裹着小脚的奶奶、系着围裙的母亲,带领女人们在一旁择菜、揉面,准备半夜的吃食。

半夜时分,火势渐渐放缓,需要续柴了。这时候,请来的隔壁村大厨搬出大锅,煮上满满一锅鸡汤粉条。鸡汤是白天就熬好的,粉条是自家红薯做的,筋道爽滑。烙馍是下午就烙好的,一张张摆得整整齐齐,用白布盖着,尚有余温。

大人们围着锅台,一人端一个大碗,呼呼地吃着。粉条吸溜进嘴里,鸡汤的鲜味在舌尖炸开。有人卷起一张烙馍,夹上粉条,咬一口,烫得直吸溜,却舍不得吐出来。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偶尔被大人塞一口馍、塞一筷子粉条,满嘴流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吃,敞开吃!管够!”父亲的声音洪亮,带着满满的诚意。

“长友哥,这鸡汤真鲜,放啥好东西了?”有人问。

“自家养的鸡,能不鲜吗?多喝点,还得熬夜呢!”父亲笑着回答。

那顿饭,吃得人浑身冒汗,吃得人心窝子热乎乎的。虽然累,但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帮你家烧窑,明天你就会帮我家盖房,这是乡里乡亲的规矩,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情分。

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窑上时,孙师傅爬上窑顶,看了看火候,拍了拍手说:“好了,封窑!”

封窑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封窑,就是封住火,让砖在窑里慢慢冷却、慢慢定型。这个过程,就像把一个希望埋进土里,等它慢慢长大。

几天后,窑拆了,一堆红色的砖露了出来。父亲拿起一块,敲了敲,声音清脆悦耳。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好砖!好砖!”

那些砖,后来成了我家堂屋的墙,成了灶台的台面,成了猪圈的围栏。它们沉默地立在风里雨里,替我们挡住严寒,托起日子。

此去经年,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秋末的夜晚,火把在暮色里亮起来,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人间。几十口子人围着火,说着、笑着、吃着、闹着。那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把疲惫烧成了憧憬,把辛劳熬成了甘甜。

那窑火,烧的是泥坯,暖的是人心。那一碗鸡汤粉条、那一张烙馍、那一句“敞开吃”,是那个年代最淳朴的盛宴,是豫东平原上最动人的乡情。

一窑烟火,半生温暖。如今,红砖瓦房已被钢筋水泥的楼房取代,烧窑的技艺也渐渐失传。可那窑火,却在我的记忆里,越烧越旺。它烧着烧着,就把一个村庄烧成了故乡,把一段岁月烧成了乡愁。

而我,是那只飞远了的风筝,线头还攥在故乡的窑火里。每一次回望,都能看见那片火光里,有父亲沾着泥土的手,有孙师傅眯着眼抽烟袋的模样,有奶奶和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还有一群孩子,在笑声里,追着那窑火,跑进了岁月深处。

诗歌

风会把故事写在飘展的旗帜上  
(外一首)

■王雪奇

草鞋在古道上留着印痕  
风雪漫过荒径生出野花  
远征的路途被岁月抚平  
草地晚餐的一缕野香  
仿佛又在那儿飘荡

纪念碑被阳光普照  
名字却越发清晰  
清明时节的雨  
如期擦拭每一道沉默的刻痕

博物馆的玻璃隔开了硝烟  
人们踮脚张望  
黑白的照片里  
似乎还有热血翻滚  
枪管还滚烫

高铁穿过曾经的封锁线  
隧道里回荡着另一种轰鸣  
当年需要匍匐的隘口  
如今一秒钟就能飞越

稻浪在曾经的焦土上翻滚  
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  
老人们坐在门槛沐浴阳光  
太平盛世的日子  
正安静地落在肩膀上

我们不必再走那条路  
但每一步都踩在他们的影子里  
山河记得所有脚印  
风会把故事写在飘展的旗帜上

山河的脚印  
草鞋把雪山的寒芒踩进泥里  
每一步,都比寒风更坚定  
铁索晃着残阳的碎片  
有人把背影铺成后人的桥

草地上的篝火熬着冷夜  
半块干粮焙热了整个春天  
遵义的灯光刺破迷雾  
方向,比脚下的路更清楚

二万五千里不是数字  
是信仰在大地刻下的纹路  
当年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  
风一吹,就漫山遍野地红

我们沿着脚印往回望  
每一步都踩着滚烫的星光  
今天的炊烟轻轻绕着山河  
所有的安宁,都是他们当年的  
向往

书香周口  
悦读推荐

## 在时代波澜中淬炼成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生为主线,展现了个体在历史巨变中的命运沉浮,以及人在逆境中坚韧不屈、持续抗争的精神力量。

作品依次呈现了保尔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的经历。他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是在一次次困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少年时的贫苦与屈辱,青年时的战场考验,建设时期的劳累与病痛,都成为淬炼其意志的火焰。正是在时代波澜的反复冲击下,他逐渐把个人命运同集体事业联系起来,也懂得了生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安逸,而在于为信念承担责任。

小说还通过保尔与冬妮娅、丽达、达雅的情感经历,展现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冬妮娅代表着青春时代纯真却终因观念差异而分离的初恋;丽达是志同道合的革命

同志,二人因误会与克制而错过;达雅则成为保尔后期的伴侣,在他瘫痪失明后给予支持,并陪伴他完成文学创作。这些情感线索使保尔的形象更加丰满,也让作品在革命叙事之外保留了人性的温度。

此外,小说写到保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奉献,以及他接连遭受病痛、瘫痪和失明的打击。面对身体的日渐衰弱,他仍以写作与思考践行理想,用顽强意志完成对自我的超越。这种“钢铁”并非冷酷无情的,他在苦难之中依旧保有对生命、对他人、对理想的热爱。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书写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坚韧抗争的小说。作品展现了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复杂,其中对历史、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使读者在感受战争年代苦难的同时,也能体味人对真实、尊严和理想的执着追求。

(黄佳)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